

第二回 小秀才改扮書童 老婆子拿扳券保

詞曰：

纔遇仙娘，見推轎簾，有意咱行。花解語，玉生香，想殺我劉郎。沒奈何，喬裝剪髮，托入門牆。痴情欲旁西廂，琴挑心未逗，抒拒意先防。若個事，九回腸，與那個商量？且學他登樓崔護，一試何妨？

右調寄《意難忘》

話說胡楚卿隨蔡德來到下處。清書笑問道：「相公可曾看見麼？」楚卿把眼色一丟，道：「胡說！」清書與蔡德會意，曉得店中雜鬧，遠方人看婦女不便，明日路上閑講未遲。因此就閉了口。楚卿暗想道：我明日要做這勾當，蔡德是老成人，必然力阻。不如寫封書，設計打發他先到遂平，留清書在此，又好替我裝扮。

一夜無辭。明早，楚卿在床上，喚蔡德道：「我連日勞頓，昨又走急了幾里路，身子困倦得緊，意欲歇息兩日，著你先到遂平何如？」蔡德道：「許多路在旁，何爭這九十里？且到遂平安息，省得大家掛念。」楚卿道：「你有所不知，我到遂平，俞老爺必定留入內衙，一來請酒演戲，二來客邊不得舒暢，拘拘然有何好處？我如今用個名帖，寫一封書，你將家中帶來套禮，再拿五兩銀子，買些禮物預先投進，俞老爺也好打點銀子。我一到，盤桓兩日就回，豈不兩便？」蔡德道：「不難，相公若要舒暢，同到遂平城外，尋個寺院歇下，待老僕把書札投進。祇說相公路上有事耽擱，著我先來的，如此就是。何必在此遠隔，教我放心不下？」楚卿道：「我身子委實不快，若勉強上了牲口，弄出病來怎好？」店主人見楚卿要住，巴不能勾生意，便對蔡德道：「老人家，你相公是少年公子，吃苦不得，急行一里不如寬行十里，在此我自會服侍，不須你費心。還依著相公，你先去。」蔡德見說話近理，祇得先去吃飯。楚卿起來寫書帖，將箱內禮物交與蔡德，將身邊銀子稱出五兩，買些禮物。又稱五錢與蔡德做盤費。蔡德吩咐清書小心服侍，兩三日就來，叮囑主人幾句，出門去了。

楚卿哄蔡德起身，遂吃了飯喚清書，附耳道：「如今有一事與你商議，切不可泄露。到縣前往西去，右邊一條巷內，有大牆門，門邊有一條字，『本宅收覓隨任書童』，問他家姓甚名誰，做甚麼官。往那裏去，見機說話，即刻就來。」清書道：「相公問他收覓書童，敢是要賣我麼？」楚卿道：「不是賣你，我有緣故。少不得對你說。」清書去了一個多時，就進來回復：「我方纔走到他家牆門，見對門豆腐店，有個老婆子在那裏。我假說借坐，等個朋友。因問他：『前面大牆門裏甚麼人家？要收覓書童到那裏去？』那婆子笑道：『我曉得你來意了，他家姓沈名大典，號長卿，一嚮做兵備官，舊年十二月上京復命。朝裏見他能事，今福建沿海地方倭寇作亂，欽差沈老爺去鎮守。不日到家，就要上任。著人寄信回來，要討書童。他家極是好的，奶奶又賢慧，又無大公子差使，祇有一位小姐，名喚若素，才貌雙全，年紀十六歲，要檢好女婿，未曾許人。你若要去，身價銀五兩，老爺回來，又有銀子賺。是極好的，不要錯過了。』我見他說得好意，祇得假應道：『我是不要去，有個親眷托我，故此替他問一聲。』那婆子道：『你親眷在那裏？』我說：『就在西門外。』婆子星飛舀一碗腐漿與我吃，又說：『今日是好日，你快去喚那親眷來，到我這裏吃了便飯，我同他進去，作承我吃一杯中人酒。』他就催我起身來了。相公，你道他竟認真起來，好笑，好笑。」楚卿聽了，拍掌得意道：「妙，妙！我虧你提醒。」清書道：「是甚麼緣故？」楚卿掩上客房，道：「沈家小姐，就是昨日進城看的，果是絕色，卻恨無門可入。見他字上要收書童，我痴心要趁此機會，改扮投進，圖個緣法，卻不曾想到受聘不受聘，若一時失檢點，進去，他已受過聘了，豈不是勞而無功，總得竊玉偷香，也是壞了陰鷲。你方纔說未受聘，豈不是一喜？又婆子說他才貌雙全，豈不是第二喜？況有婆子引進，故此得意。我如今就要做了。」清書見說，呆了半晌道：「相公主意差了，這個斷使不得。」楚卿問：「如何？」清書道：「他是官宦人家，進時易，出時難。相公賣身進去，教我怎生來贖你？如今蔡阿叔又往遂平，我在這裏，還是等著相公好還是回去好？」楚卿道：「你在這裏切不可擅自回去。我隨婆子到他家，得見小姐，看他有何話，訂個終身之約，央媒娶他。若是無緣，十日五日，我就出來。」清書笑道：「如此還好。」楚卿道：「拿你家中新做的衣服來，我穿一穿看。」清書取衣服遞過，道：「我嫌長，祇怕相公嫌短。」楚卿穿起來，倒也不長不短。

遂脫下來，付清書折好。幸喜此日店中無客，又兼清靜。楚卿原是弱寇，未戴網巾。除下板巾，叫清書把頭髮周圍挑下，用剪刀剪齊。清書道：「相公如此走出去，店主人就要曉得了。」楚卿道：「剪齊了，我原梳上，戴巾出門。」兩個弄了周時，把鏡一照，甚是得意。復梳上來，對店主人道：「我有個朋友在東門外，要去拜他，住三日五日未可知，清書卻要住在此間。這一間房，我有鋪蓋物件在裏面，不許他人睡的。」主人道：「盛價在此，不妨。若恐年紀小，相公不放膽，有甚麼財物，交我便了。」楚卿轉身進房，將三十兩銀用剩的，稱一兩與清書，去買布做衣服，將十兩交與主人，餘銀自己帶在身邊。叫清書袖著梳鏡衣服，別主人出門。店上買一雙眉公蒲鞋，又買一條玄色絲帶，檢個冷靜寺裏無人處，梳下髮來，脫去自己袍子，穿上清書衣服，換去朱履，繫了玄色絲帶。清書把楚卿衣服等物收拾，包作一包，跟楚卿出寺。

此時，雖則日長，已是午後。楚卿道：「忙不在一時，且到店上吃些點心。」吃完，就把衣服等物一包，當在店上道：「此物是我家相公的，今沒有銀子還你，暫當在這裏，我轉來取贖。」兩個人遂走到豆腐店來。婆子道：「你親眷在那裏？」清書道：「這位就是。」楚卿即上前作揖。婆子將楚卿一看，大喜道：「兩邊造化，有這樣標致小官，老爺自然歡喜。你今可曾吃飯麼？」楚卿道：「吃過了。」婆子道：「我須問過你姓名根腳，方好領你進去。」楚卿道：「我是歸德府鹿邑縣人，姓吳。自幼讀書，因父母早亡，並無靠托。今要在遂平尋一個親戚，要央他訪個鄉宦人家去效勞，後來招贅一個妻子，算做成家。」因指著清書道：「這位是我同鄉，他如今現在遂平縣老爺衙內做親隨，前日告假，來游白蓮寺遇見了。多承他說起，故此引到這邊。」婆子道：「原來如此。祇是立契那個做保？」指清書道：「這位又在隔縣。」楚卿道：「做保就煩你老人家。如今且不至立契待老爺回來，立契未遲。」婆子想著，不立契，沒有中物到手。遂搖首道：「這就不敢斗膽了。倘你後日三心兩意，不別而行，反要誣你拐帶東西。著在我身上，叫我那裏來尋你？」楚卿會意，假說解手。到沒人處，取出銀包，檢四五錢一塊另包，走來道：「老人家，我不比沒來歷的人，就是要立契，我會寫，凡書啟東帖，都能替老爺出力，比別人身價不同，卻要三十兩銀子，還要一個好妻子。我就到鹿邑，尋個表叔來做保。如今老爺未回，奶奶怎肯出這許多？若老爺回來不肯，我就去了。況且做了文書，你就擔干係。」

責備他不肯出價，是無干係的。你的中物，我自然謝你。如今先有幾錢銀子在此，祇要你引我進去，後來成事，還要重重謝你，不必奶奶要中物。」遂將銀子遞去。那婆子見送銀子，滿面笑道：「據你說來，甚是老實。但銀子怎好收你？」楚卿道：「祇當茶意，謝在後邊。」話未完，婆子老官叫做薄小瀾，賣豆腐回來。那婆子對他說著，老官歡喜，就要領楚卿去。婆子道：「你不會說話，還是我去。」遂領楚卿來到大牆門口。

原來，沈家管門的叫做賈門公，那婆子對他說了情由。門公道：「你是相熟的，自進去罷。兩位阿弟權在這邊坐坐。」婆子去不多時，忙忙出來道：「奶奶甚喜，叫你進去。」原來沈家要收覓書童，是要識字標致的，所以一時難覓。今聽說有識字標致的書童，就叫喚進。那楚卿聞喚，隨婆子轉彎抹角走至樓下，請奶奶出來。

楚卿遠遠看時，隨著四五個丫鬟，卻不見小姐。祇有一個十七八歲大丫鬟，倒有八九分顏色，不轉睛把楚卿看。楚卿自忖：這個可做紅娘。夫人走到中間，楚卿上前叩了四個頭。夫人笑道：「就是你麼？是那裏人？多少年紀？要多少銀子？」婆子上前，細細代述一遍。奶奶聽說如今不要銀子，等我老爺回來立契，多要幾兩，又要定親，一發歡喜道：「就是成家的了。若說親事，你這樣人，要好的自然有。」因指旁邊大丫鬟道：「這是我小姐身邊極得意的，日後就把他配你。」楚卿道：「多謝奶奶。」因不見小姐，假意問道：「書童初來，不知有幾位公子小姐，也要叩個頭。」奶奶道：「公子小，祇得五歲。一個小姐在房裏，也不必了。方纔薄媽媽說你姓吳，但不知叫甚名字。」楚卿道：「我年紀小，尚未有名字。」奶奶道：「既如此，你新來，我又歡喜，就叫喜新罷。」楚卿道：「謝賜美名。」奶奶道：「你親眷在此，我叫送酒飯來吃。」遂喚一個老奶子，同薄媽媽送楚卿到外廂書房裏來。楚卿嚮老奶子唱個喏，問：「老親娘高姓？」奶子道：「先夫姓朱，我是奶奶房裏管酒米的。」楚卿道：「我遠方孩子，無父母親戚在這裏，你就是我父母一般，全仗你老人家照拂。」奶子見說得和氣，心中歡喜道：「你不消憂慮。」說未完，祇見起先奶奶指的大丫頭走到書房邊道：「薄媽媽，奶奶叫你去喚老官，來陪喜新哥哥吃酒。」楚卿忙上前要唱喏。他頭也不回，進去了。原來，因奶奶說要把他配與楚卿，有些怕羞。今奶奶叫他喚薄媽媽，他不得不來。心上又要再看楚卿，已在門縫裏張了一杯熱茶久。故此，說聲就走。朱媽媽道：「方纔這位姐姐，名喚衞兒。老爺見他標致，要納為妾，夫人不肯，送在小姐身邊。一手好針線，極聰明，又識字，肯許配你，是你的造化。你今祇依我們，稱他衞姐罷了。」楚卿道：「承指教。」又見一個婦人托六碗菜一個丫頭提兩壺酒出來。薄媽媽道：「這是李嬌嬌。這是木藍姐。」楚卿俱致意過。清書接酒菜，擺在桌上。

那三個婦人，說一聲，進去了。薄媽媽也去喚老官了。楚卿因對清書道：「你今祇稱我吳家哥，坐次不可拘拘，露出馬腳。」清書道：「曉得。祇是一件，我還是逐日來探望你，還是不來好？」楚卿道：「這三兩日，你也不必來。至四五日後，祇到縣後冷靜寺裏，上下午來一次，與你打個暗號。若要會你，我畫個黑墨圈在右邊粉牆上，你就到這邊來尋我。」說未完，薄老官來了。楚卿謝了一聲，三個吃酒，講些閑話。天色已晚，大家起身別去。楚卿獨自轉來。

未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